

還魂草

李蕙薪著

7.5

1247.5

802

3

BK53/18

还魂草

李惠薪 著



地质出版社



918124

内 容 提 要

即使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回首往事，也难免发现自己曾走过弯路，更何况人类社会！关键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，启步向前。

这部中篇小说，写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陈林和他的妻子无辜遭受迫害，忍辱负重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动人事迹。作品描写了一个受害者对革命事业的忠诚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爱；同时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给予无情的揭露。作品语言质朴，细腻感人。

还 魂 草

李惠薪 著

*

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

责任编辑：丁丁

地质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四）

北京顺义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：4 字数：89,000

1981年12月北京第一版·198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33,350册·定价0.50元

统一书号：10038·新18

第一章

“524。”这声音是鲍国升从牙缝中挤出来的。

用不着正眼看，仅仅凭着这刺戳耳膜的声音，就知道是鲍国升。此人是公安局勘探大队的一个分队副，陈林的顶头上司。

虽然“524”这几个单独的字码没有任何意义，可按着这种序列组合起来，对陈林却有极其重要的含义。这是他在监狱中的编号。自从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投入监狱后，“524”这个编号就成了他的代名词。半年前，他从狱中调进了勘探大队，仍然是服刑期间的犯人。鲍国升也跟了来，还不只一次地恶狠狠地敲打他：“虽然你过去是地质工程师，可你现在是犯人。记住，二十年的刑期！”因此，“524”这个编号也随同他一起到了勘探大队。

陈林眼下是奉命外出执行任务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令人诅咒、痛恨、嫌恶的编号，竟还紧紧地伴随着自己。听到这呼叫，他那兴冲冲的心情，顿时蒙上了一层沮丧、怅惘、颓废乃至绝望之情，呆呆地站立在新华书店的交款台前，一动也不动了。他手里紧攥着一本厚厚的《中国地图册》，仿佛泥塑的一般。

收款员急躁地用食指敲了敲柜台，高声喊：“干啥子哟，到底是买不买嘛！”

陈林宛如喝醉了酒的醉汉，立刻清醒了。他慌忙到裤兜里去掏钱，但却忘记了，用犯人的旧衣服翻改过的衣裤，根

本没有做兜。他无权，也没有必要提出做兜的要求。正在服刑的罪犯，没有钱可放。但这次却有些例外，他要去执行任务。在勘探大队，在整个川西地区劳改局系统，这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：犯人可以单独出差。

他那瘦长的、微微颤动的手指，在周身下上摸了个通遍，才猛地想起来，钱是放在破背包里，夹在一个笔记本中。

小小的新华书店门市部里，原没有几个人，此刻大家的目光都盯在陈林身上，仿佛瞧什么稀罕，期待着可能发生什么新奇的事情。陈林越发感到不安，如坐针毡一般。虽然他已经是三十出头的年纪，腼腆、害羞、文静是他的致命伤，如今，他所处的卑贱地位，使他在众人面前更是抬不起头来。说句真心话，半年前，从他突然蒙冤，被铐上手铐那一刹那起，审讯，逼供，拘留，宣判，他从没有认过一句错儿。不但过去、现在，就是将来，他永远不会认帐。刚入狱两个月，就因高度营养不良而浮肿。神志处于恍惚的时候，他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：“我是一个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祖国的地质工作者……”虽然身陷囹圄，但他从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想当年，任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，脸上曾烙刺下罪犯的鲜明标志，但历史是无情的。如今老幼妇孺皆知，林冲是清白无辜的，是逼上了梁山。想不到几百年后，那生动曲折的描述，那扣人心弦的演出，竟在我陈林身上得到了再现！想到这儿，他觉得浑身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。他想喊，想叫，想让这小小书店中的人，让这条短短的、吹火筒似的街上的人，让这个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陈林是无辜的。但他低头瞥见自己穿的用犯人的灰布衣服翻改过的衣裤，立刻打消了这种念头。他深感到“有口难言”的痛苦，手中捏着的拾元钱都湿漉漉的了。

嗖的一声，《中国地图册》被鲍国升强行抢走了。

陈林全身的肌肉一下痉挛起来，就象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“电休克”治疗一样，连面部的肌束都在轻微颤动。

“嗨，真舍得花钱！”鲍国升带着戏弄、嘲讽、挖苦的语气说。

陈林表情呆滞，默不作声。这是他认为最好的回答。

“524。”鲍国升有意识地重复叫了一次，声音越发响了，“买这个干什么？”

此刻，陈林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了。这数字犹如在他遍体鳞伤的身体上，撒上了盐水，让他感到火辣辣的，蜇心样的疼痛。从鲍国升那严酷、无情的声音和那专横拔扈的动作，不难看出，他是想借此显示自己的威风，有意当着众人的面，出自己的丑，竭力想贬低、侮辱他陈林。

“工作需要！”陈林冷冷地说，声音轻得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听到。

啪！厚厚的地图册被鲍国升漫不经心地甩了过来。崭新、殷红的封面折了一角，边边上撕破了，收款员找回来的钱也被撞散了，硬币滚得满地都是。书店的人都愣住了。

陈林并不急于去拣散落的钱。他急忙拿起地图册，用纤细颤抖的长手指小心地抚摸着，酷似安抚被摔疼了的婴儿。

“怎么，连钱都不要了？”鲍国升幸灾乐祸地问。

陈林躬身默默地拣钱。他个子瘦长，动作起来有些笨拙，一弯腰，那瘦小的上衣后摆掀起来，露出有棱有角的脊椎骨，连腰部两根肋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躬身拾着散落的硬币，眼前竟迸出无数颗大大小小的金星。他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，不愿意在面前这个人脚旁倒下，便赶忙蹲下了身子。那短小的灰裤腿竟捋到小腿肚子上，粗大的踝关节露在了破

旧的登山鞋外边。他无意中看到近在咫尺的一双棕色凉皮鞋，锃明瓦亮，才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。半年前，他在川西地区失去自由时，正值那儿的冬季。那永不失去的冬天，就牢牢地铭刻在他的心扉之中。说来奇怪，他自己的感官根本察觉不到自然界秋枯春荣的变化。即使是仲夏了，他脚穿登山鞋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。

陈林象征性地捡了捡失落在明处的硬币，就匆匆站起来，抱起地图册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新华书店。他觉得，房子里的空气是那样让人感到压抑、窒息。虽然街面也很狭小，但仰头毕竟可以看到浮云变化万端的苍穹。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背后，似乎射过来一道阴森、冷漠、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。他不是看到了，而是用自己的心灵感觉到了。他自然地想起人们豢养的猎犬。尽管猎犬可以在前边狂奔，但终不能挣脱脖颈上的铁链。想到这儿，他懒于迈步了，呆呆地伫立在台阶上，耐心地等待着。

鲍国升哼着小调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新华书店，站在略高于陈林的一个台阶上。他两眼直视前方，右眉梢旁二寸长的伤疤开始快速地挑动。凡是摸着他秉性的人都知道，这正是他获取了“猎物”、鸡蛋里挑着了骨头的得意忘形的好时刻。

“到什么地方去呀？”他阴阳怪气地问。

陈林这次出差到江辛煤矿，是在鲍国升外出执行任务后决定的。他觉得有必要讲明这个情况。

“苏队长派我到江辛去。那儿拍电报来说，煤层采掘已完，成了死矿。”陈林说。

“想请你这个地质专家去，把死矿变成活矿？”言语中充满了轻侮、蔑视。

“苏队长让我去看看。”陈林淡淡地回答。

鲍国升素日也清楚陈林的怪脾气。他有着惊人的韧性，可以承受、忍耐、吞下人世间的一切凌辱而闭口不语，甚至不哼一声。此刻，老鲍可耗不过他。现在，他自己还有任务在身，何况太阳渐渐偏西了，肚子“咕咕”直叫，总不能错过了吃晚饭，就提醒说：“地图是不能抵饭用的。”

聪明人遇事自然不劳别人提醒。主动请客吃饭，这是靠近领导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将功赎罪的好办法。可陈林偏偏连这点做人的基本知识都没有，真是枉活了这么大岁数。在鲍国升看来，这是吃人饭不干人事！他哪里知道，陈林早将吃饭的事给忘了。从陈林开始干地质工作的时候起，吃饭就不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，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点缀。这是他爱人吕颖娜最最替他挂心的事。入狱后，由于情绪不佳和某些特殊的境遇，不吃饭是常有的事情。此刻，站在新华书店门口的台阶上，他就没有一点食欲。既然鲍国升提醒了自己，他总不能拒绝他，因为目前自己所处的地位，没有给自己这种权力。

他俩默默地走下台阶，各自想自己的心事。鲍国升想借此机会美美吃上一顿；陈林呢，思绪万端，一只手伸到背包里去摸剩下的钱。他决不是视财如命的人。以前工资高，再加上野外队收入多，他的钱常常资助亲戚、朋友和同事，现在情况可就大不一样喽！虽然在勘探大队工作，可这是劳改部门的勘探大队，他又是一名服刑的犯人，每月生活补助才拾伍元。他没有什么嗜好，唯一酷爱的是书籍。他可以花掉伍元肆角买一本地图册。买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吝惜过钱。现在书包里的钞票寥寥可数了。他后悔了吗？不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厚厚的地图册抱在胸前，宛若母亲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

的婴儿。这是近来他朝思暮想的一本书，价钱再高他也不会反悔的。他盘算的是，能不能从现有的钱中匀出一点来。他想去看看爱人和孩子，他们就在江辛煤矿附近。当然，这是非法的，因为自己是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罪人。但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，出差时顺路。他不需要享受天伦之乐，也没有这种奢望，只想看一看他们。半年前，在向冶金部门提交一份大型铜矿的地质报告会上，他被捕了，不仅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，连自己和爱人也都被搞懵了。就是在法庭宣读了判决书，他由拘留所被押送到监狱的时候，吕颖娜还以为这是一场没有做完的恶梦。这可真是个漫长的梦。被捕前，他工作起来简直不要命。为了搞清某一处的地质构造，他常常和地质员们一起露宿在旷野之中；为了确定一个井位，他常常在现场留连两三天，忘记回家。娴淑、文静、体贴人的妻子，有时难免也要唠叨两句：“我看你最好是去和石头结婚！”这仅只是气话。她从不以家庭琐事来干扰他。就连生孩子这样重大的事情，她也不去麻烦他。虽说她是个医生，要知道，当局者迷，这条规律对医生也是适用的。医生不仅不给自己的至亲看病，更不给自己看病。但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，她破了例。她拖着七八个月的重身子，坐着木筏，顺金沙江而下，到县城去检查胎位。这是冒着极大风险的。事后讲起来，陈林还为她捏着一把汗。为了不让丈夫分心，她在地质队生孩子，请了个彝族老阿妈帮助照看。陈林喜欢自己的大女儿，更爱不满周岁的小儿子。说句良心话，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，他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每每想到这儿，他就由衷地感到内疚、惭愧。如今，想要补偿自己的过失，为时已经太晚了。一想起那漫长的二十年刑期，他的心底便升腾起一股迷惘、惆怅之情，继之又被绝望的心

绪所顶替。

说来奇怪，他越是思虑、挂记自己的儿女妻子，想在自己的脑海中勾绘出他们的形象，就越是徒劳的。有时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梦境中，盼着能与他们在梦里相遇，但偶尔作上一梦，情景又是那样的朦胧，轮廓是那样的不清晰。这样越发勾起了他对他们的思念、眷恋和向往。有时，他甚至想，如果让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一次真切会见，他也是心甘情愿的。

“524！”

陈林感觉脖颈上象有一根铁链拽了一下，猛地站住了。他回头一看，鲍国升已经走进了一家饭铺。他木然地车转身，机械地跟着走进去。

对陈林的沉默，鲍国升显然不满。他不喊陈林的名字，而直喊狱号，算是对他的“敲打”。走进饭铺，他大模大样地坐下来，用不着和谁商量，点了四样菜：卤肉、炸鸭块、辣子肉丁、炸花生米各一盘，还要了半瓶茅台。

陈林的胃口胀得满满的。出于礼貌，他不能抢先放下筷子，只时不时地夹一点儿菜作为一种点缀。

鲍国升借此机会开怀畅饮，虽说没有喝得酩酊大醉，走路来也有点步履蹒跚了。走出饭馆，他揩抹着油渍渍的嘴唇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便宜你了。钱花的不多，实在不够，还有你那本地图册呢！”

陈林把地图册紧紧地贴在心窝上，一语不发。

“哼，524，我说你是没有心肝肺的木头人？”说完，鲍国升并不要人回答什么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他们俩注定是要分手的。陈林厌恶、嫌弃这自诩为超人的鲍国升，摆脱了他就好象扯断了脖颈上的铁链；又象逃出

了令人窒息的牢笼。陈林背道而驰，茫然地向着吹火筒街的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这个川西地区的小市镇，陈林非常熟悉。他虽说不是本地人，但从抗日战争时期起，就随着搞地质工作的父亲到这里来避难。他在这个地区读了中学，上了大学，乃至分配工作。他跑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。那时高兴、欢悦、欣喜的心情，在他年轻茁壮的躯体内演变为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，他把全部心血都投注到地质工作中。对于地质工作，他简直是达到了狂热和酷爱的程度。在一些人眼中看来，地质工作是非常艰苦的。他却责怪他们看问题太肤浅了，太表面了。这些人绝不能体会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供一个重大矿藏报告时，那种狂喜的心情。演员演出成功，谢幕时的心情是激动的，但这根本不能相比；作品获得了巨大社会反响，作家的心情是欢快的，但也不能同日而语。在陈林看来，别的什么欢快也是无法相比的。但他决不承认这是出于自己对地质工作的偏爱。他只是责怪人们太不懂得、太不熟悉、太不了解地质工作这一行了。

此刻，眼前的山山水水、熟悉的市镇，仍和以前一样，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，但对陈林来说，却有着极其不同的含义，就仿佛他与它们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；又宛如这些景物是一座精巧的模型，全用铁丝网拦了起来。陈林顿时感到有一股无法抑制的愤怒，吞噬、啃嚼着自己的躯体，使他无法忍受，感到震惊、恐惧；他放松了全身的肌肉，步子也放慢了，想缓和一下这过度紧张的状态。他茫然向江边走去，不知不觉竟走到泥泞的江岸边。奔腾的江水一泻而过，隔着水雾蒙蒙的江面，遥遥可见江心那郁郁葱葱的小岛。陈林以前去过那岛上。岛上有一座不算小的庙宇，虽说在省里还难以排上名次，但在这一地区还颇能吸引一些游客。大跃

进年代，他曾多次到这一带核实群众报矿的情况，大的铁矿没有发现，庙里的铁器铸件却一扫而空，投入了当地的小土高炉。此后，事隔也就两年，不仅国民经济发生巨大变化，出现了马鞍形，陈林个人也发生了质变，由地质队总工程师的位置堕入了罪犯的行列之中。此刻，遥望那葱笼翠绿掩映中的庙宇，陈林不由地产生一种羡慕心情。古时候，人们还可以采取遁入空门的方法，算是逃脱现实的手段，如今这条路也被堵得死死的了。

江水哗哗地流淌着。落日的余辉投射到潋滟的江波上。突然，在那闪烁着白光的涟漪上，陈林仿佛看见了老鲍右眉梢旁跳动着的伤疤。再细看，好象老鲍那双奸诈、刁滑、阴险、恶毒的三角眼比比皆是。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起来，耳边清晰、有规律的流水声，变成了频繁、呆板的呼叫：“524！524……”

陈林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如醉如痴地狂奔下防波堤。他必须采取果断行动，即刻离开这滔滔的江边。他不想投身到它那宽大的胸怀之中。

陈林大步离开江边很远了，还觉得心脏在剧烈地怦怦跳动……

清早，陈林搭上开往矿山的长途公共汽车，恰恰坐在车厢右手靠近窗子的座位上。起初，汽车一直沿着江岸行驶，他扭转了脸，强迫自己将视线投注到别的地方，直到汽车开进了两山间的岬口内，才端正发了酸的脖子。

经过八个多小时的颠簸，陈林来到了江辛煤矿。十年前，他在这一带地区工作过，因而对这里的地形、地质构造了如指掌。他用不着任何人指点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，很快来到

了矿区。

一路上，他那愁苦的心境略有好转。他来到江辛矿，旧地重游，触景生情，胸膛内奄奄待毙的生活之火，象又吹入了足够的氧气，重新燃点起熊熊大火。他忘记了自己是罪犯，而是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，来为祖国解决采矿中的难题。一想到这儿，长长的瘦腿迈出的步子就更大了，把两天来萦绕在脑际中的绝望之情，忘得一干二净。

不料，当陈林满腔热忱、兴冲冲地来到江辛煤矿时，象瓢泼似的冷水冲他没头没尾地浇了过来，让他感到透心的凉，胸中那点复燃的烈火又熄灭了。煤矿门口竖着一块大黑板，上面写着几个鲜明的大字：“‘524’速回劳改局勘探大队。”

对于局外人来说，这个通知无足轻重，有的甚至不屑于看它一眼。而对陈林来说，却犹如一把利剑刺进他的五脏六腑。他眼前一黑，高大虚弱的身体险些瘫倒在矿山的大门口，在这座劳改矿山中服刑的犯人都清楚，这简短的通知是法令，是通牒。用不着询问，更用不着商量、讨论，陈林必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回勘探大队。

往回走的仍然是那条小路。在陈林看来，这条路是那样漫长，每迈出一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当他全力以赴准备用自己的身心投注到自己所醉心的地质工作时，又受到了阻拦，正如一艘扬帆启程的航船，突然遭受到飓风的袭击一样，船帆俱碎，搁置在浅滩上。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得坐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。他认真地清理头脑中千丝万缕的思绪，陷入了痛苦、困惑、不能自拔的境界之中……

他下意识地抚弄着身边一些不知名的青草。这是他生存在人世间，保留下来的唯一权力了！这儿已进入了雨季。经

过雨水的滋润，岩石上还魂草那松枝样的针状绿叶全部伸展开了，就象灰黑色的背景上，散放着几朵墨绿色的菊花。对于还魂草，陈林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搞地质工作的人们常讲，一生中能为祖国找到一个大型的矿床，这就是莫大的幸福。而陈林毕业后，在不到十年短短的时间内，竟找着了两个。如果不是半年前突然发生的事件，他很可能找到第三、第四个。在以往的十年里，他一直在金沙江畔的亚热带地区活动。这儿气候炎热，干燥，温差大，地形陡峭，他不只一次地险些从悬崖峭壁上跌进湍急的金沙江中。每次都是这些将根深深扎在崖石中的还魂草拯救了他。这地区一到旱季，艳阳当空，还魂草卷缩在一起，但根须却伸向坚硬岩石的深部，艰难地汲取着有限的水分。它有着惊人的韧性。它顽强、持久，不屈不挠，即使干到可以起火的地步，只消一两场透雨，就立刻改观，卷缩的枝叶舒展开了，翠绿驱退了黄褐色，就象顷刻间换上绿色的新装，还魂草就真的“还魂”了。陈林想，真要有还魂草的本事能够还魂多好啊！

他小心翼翼地挖出一棵还魂草，用手绢仔细地包好，和地图册放到一起。顿时，他那繁乱纷杂的心绪似乎平静下来，好象那病人膏肓奄奄待毙的人，突然吞食了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般；又象久旱的禾苗适逢了甘露。他整了整背包，大步地沿着原路向回走去。

一个人如果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惧怕和忧虑的呢？陈林此刻正是这样的心绪。返回勘探大队，到底是凶还是吉在等待着他，他用不着多虑。他从容、坦然地在第二天下午回到了劳改局。

刚一走进大门口，董达诚快步迎面跑过来，一本正经地

对他说：“524，到禁闭室去！”

陈林立刻觉得有些不对头。小董这样生硬、粗暴，让他感到意外。他们应该说是老相识了。从陈林入狱的第一天起，他就睡在小董的身边。董达诚比他早入狱半年。以后他们又一起从监狱调到勘探大队。陈林的调动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；董达诚嘛，据说有些照顾的性质。

董达诚在劳改局里是一名特殊的“犯人”。这不仅因为他年纪小，犯案时尚不满十六周岁，主要是因为案情。小董是干部子弟。他父亲是川西地区地专级干部，由于乱搞女人，常常有意凌辱、欺侮自己做女工的妻子。小董在这样一个濒于破裂的家庭中生活，过早成熟了。他不仅没有享受过父爱，连母爱也很少得到。母亲虽说温顺、善良，但体弱多病，除了工作，再无力照看自己的儿子。小董开始到社会上去寻找寄托，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。他曾产生过去峨嵋山出家的古怪念头。当家庭的裂痕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父亲持枪威逼母亲离婚时，董达诚手握匕首挺身而出。他击中了父亲的肩部，这虽说不是致命的要害，但却因此犯了罪。

鉴于他年龄小，又未构成杀人的事实，据可靠消息讲，在判刑的关键时刻，他父亲发了恻隐之心，说了两句好话，结果是宣判劳教五年。他享有的是介于工作人员和犯人之间的待遇。他性情孤僻，粗暴，但很坦率，单纯，正直，讲义气。在狱中，他不只一次地挺身而出，帮了陈林的忙。他从不欺侮弱者，为什么现在竟是这样的态度？陈林实在琢磨不透。

陈林尾随着小董走进禁闭室，小董三步两步跑到门口，用背紧紧地抵住房门，悄声说：“鲍疤今天早上回来了……”听窗外有人走过，小董立刻踱到房中央，厉声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，都拿出来！”

鲍疤就是鲍国升，陈林心里立刻明白了七八成。他从背包里拿出地图册和手绢，然后把书包递了过去。

小董悄声提醒说：“事情都坏在这本地图上，鲍疤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。你提防着点儿。”

见小董盯着自己的手绢，陈林主动把手绢打开了。董达诚认识这是一棵还魂草。半年前，他在狱中看见过，还帮助陈林浇过水呢！董达诚用商量的语气说：“我看，这还魂草交给我更保险些。”

小董居然还记得一棵野草的名字，陈林很受感动，信赖地连同手绢交到董达诚的手中。

董达诚提着背包，把手绢小心地揣进裤兜里。走到门口，他又转身悄声说：“你要在这儿等候鲍疤的审讯。”说完，一溜烟跑掉了。

不一会儿，小董端着饭进来，躬身放在陈林面前，小声说：“别犯傻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都吃了，别剩下！”走到门口，他又气势汹汹地大声喊：“快吃，快吃，别耽搁了鲍队副谈话！”

陈林怀着感激的心情，目送着董达诚走远，才将目光转移到饭碗上。说心里话，他虽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应该想得豁达些，该吃的时候吃，该睡的时候睡，可烦躁不安的情绪象海潮般不时地冲撞着他，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。

“‘524’，马上到队副办公室。”不大一会儿，窗外传来董达诚的喊声。

陈林虽在吃饭，但没有一点食欲，感觉不出一点味道。他觉得自己被迫在完成一项任务，正如一个人必须睡觉、干活、走路一样。听到喊声，他慌忙放下筷子快步走进队长办公室。

这时，鲍国升正焦躁地在房间内来回走动。一看见陈林他立刻暴跳如雷，不等陈林站稳，申斥、辱骂、恫吓的话语犹如冰雹似的向陈林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：“这是你一贯反党反人民的本性所支配的！党和政府一再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可你呢，两面三刀，阳奉阴违，变本加厉……”鲍国升搜尽枯肠，把能想到的恶毒字眼都说了。陈林瞪着两只大眼，木然地看着鲍国升，摸不着头脑。

半年来，他养成了一种貌合神离的本领，眼睛盯着你，但脑子里琢磨的却是别的事情。此刻，他不能理解队副为什么这样大动肝火，以至说的口干舌燥，唾沫四溅。

鲍国升觉得有些疲倦，也嚷够了，就自动退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，拉长腔调质问道：“领导信任你，让你单独到江辛煤矿出差，你为什么想越境外逃！”“什么？”陈林好象没有听清楚，打断了鲍国升的话。从鲍国升那右眉梢上极度活跃的疤痕来看，他已经觉察出，此刻队副提出的问题，必须认真对待。

“我问你，为什么想越境外逃！”鲍国升不耐烦地重复着。

陈林被问得目瞪口呆。

鲍国升以为击中了要害，得意地摇着二郎腿，催促说：“老实招供，为什么要外逃！”

“逃到哪儿去？”陈林反问道。

“混蛋！我问你呢！”鲍国升又被激怒了。

陈林解释说：“我连省界都没有出，怎么能说是外逃？”

鲍国升迫不及待地岔断了陈林的话：“你为什么买地图册？”

“工作需要。”